

年假

駱賓基著



年 假

駱賓基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· 北 京

內容說明

這裏收輯了作者在全國解放後所寫的一些短篇小說。其中除了“張保洛的回憶”一篇是反映工人的生活，和“旅途”一篇是描繪在黃河搶修的工程中，一位女指揮員的形象外，其他各篇都是通過具體事蹟，生動、形象的寫出農村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，以及在互助組、合作社的各種工作上，所湧現出的新人物。

作品都曾發表過，現經作者修訂出版。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大街胡同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157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重116 字數106,000 開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5 $\frac{7}{8}$ 插頁2

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0000冊

定價(6) 0.55元

目次

張保洛的回憶	一
王媽媽	三六
夜走黃泥崗	五四
年假	七一
旅途	九〇
交易	一一〇
父女倆	一四四

張保洛的回憶

同志們，我明天就是四十歲的人了，可是大年夜晚過的這般痛快，還是我有生以來頭一回。從來我也沒有喝過這麼多酒，怎麼不多？這麼大的杯子，一連氣就是三下子，還不多？我的臉上熱烘烘的，就像火烤的一樣。我是不知道怎麼來說好，若是從頭拉到尾，這個回憶晚會就是開到大年初一也不會完。從心眼兒裏向外說，我是不願意提過去的。俗話說，人人都願意說自己的『過五關』『斬六將』，誰也不願意提自己的『走麥城』，我倒沒有這個意思。

不是這個意思呀！同志們。我不願意提過去，就是因為過去太苦了，一觸起來，心裏就難受。就像掉在水裏的人，全靠着我的手脚撲騰的緊，算是沒有給淹死，咱們的軍隊一來，算是順着竿子爬到岸上來了。你們想，觸起來，心裏還會好受嗎？就因為這樣，我不願意提。

我的父親是電報局的老技工，從濟南的電報局一開辦就有他。民國八年他去世的。死的很慘，他是死在電線桿子上的。屍首都燒焦了，縮成這麼大小一團。那時候我就很可能記事了。

電報局裏有一個師爺姓徐，是個外路人。說得很好一口北京話，白淨臉，有嗜好。愛吃炸醬麵，常到我們家裏來。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了，還沒有留鬍子，不是沒留，是沒有鬍子，像個老公似的。我總是不喜歡他，可是他總願意逗弄我，不逗弄了就不撒手。有時捏着我的鼻子，說是伸不出舌頭來，伸出舌頭，就會上他的當，不是抹一嘴煙灰，就是煙油子。我母親當面不說什麼，背後也總討厭他，說他拿着人家的孩子不當人。可是我父親說，他是親孩子，不過不會親就是。他的興致也不知道哪裏來的，總是笑哈哈的，笑的声音很响亮，就是他這笑，我也不歡喜。

办喪事的時候，他穿着黑緞子馬褂來的，一來就打發人到鄰居家去借大煙盤子。對我母親說，人死了，哭有什麼用，還是往開裏想。『再說局裏還有一筆撫卹金可拿，以後還愁日子沒法過怎樣的？』望見我，就像沒有望見一樣，也不捉我的手了，也不捏我

的鼻子了，我倒真感覺到遠了，冷淡了，彷彿以前他確是親过我似的。以後，他也不來了，就是在街口碰見，也都冷冷的像是不認識我一樣，碰見我母親可還勉強作着笑，打個招呼。不用說，以往那些親友，也都很少來了，我父親一死，屋子裏就像有什麼寶貝東西也給帶走了。覺着屋子空了，炕也冷了。常常灶裏不燒火，我們母子吃點冷餅子鹹菜的那麼過。好多日子了，關於撫卹金我的母親一點也不放在心上，老是流眼淚，說我父親死的太慘，彷彿若是病死在炕上，屍首好好的，她就不会這麼傷心似的。三個月之後，等到她關心這筆錢了，打聽打聽局裏的人，有的說徐師爺經手的，早就批下來了；有的說怎麼打鉄不趁着熱工夫，如今涼都涼透了，只好等着看吧！鄰居們都給出主意，說是撫卹金可不比匯款，若是催的不緊，就是批下來，也不會向偕這門兒上送，日子一久，還不叫那些辦文書的人給私吞了，還是打發孩子勤跑着一點才是正理。

就這樣，我到電報局裏去打听了。頭一回去，門房上的和打雜的听差，一見我都還親熱，說是撫卹金批是早就批下來了，徐師爺不常來，還是到他那裏去問問吧！等我見到徐師爺就給他行個禮，這是我母親臨走囑咐的。師爺對我挺溫和，不像以前那麼逗弄人了。還留我在公館裏吃飯，特別給我搬個高凳子，臉色上也顯着特別體貼人似的。讓他的女人夾塊魚尾巴或是鷄蛋什麼的，放在我碗裏。他自己可不給我夾，都是用筷子指

點給他女人。臨走還打發他女人拿出兩塊大洋來，一定叫我帶回去買糖吃。並且說：『你回去告訴你娘，就說撫卹金還沒有批下來。就說該怎麼打算過日子，就怎麼打算着過，別老是指望這筆錢，沒有這筆錢，那麼們就不過日子了嗎？不是還得過麼！若是上頭發下來呢，我就打發人送去。不用來打聽，有空我就過去看你們。』你們說，徐師爺這個人不是很好麼？可是第二趟我去追問的時候就變了臉子，彷彿一天沒有摸到大煙抽，賭輸了似的。一見我，那臉子就陰沉的怕人，那望我的眼睛，就像母狗要咬人似的。我就膽怯的站在門口，也忘記了行禮，也不敢說什麼。

『你又來做什麼？這是討債呀，還是欠着你們的賬？』他那兩道尖利的眼光就像母狗一樣。許是望見我當時的樣子，怕嚇哭了我吧！又改了口氣說：『你回去吧！呵！就說這不是欠賬，用不着左一趟右一趟的來跑呀！回去吧！呵！回去對你娘說，沒有批下來呢，還有不少的手續沒辦呢！』說話間給我開着外間的門，就像趕走一個討飯的。我嚇的什麼似的，走出他的大門口，還回頭望了望，不防備，一下子給惡狗嚇過的人，就是這樣，走出老遠了，我還要回頭看看。那時候我真奇怪，人的臉怎麼一下子會變的那麼兇，那麼醜，以後就中下了病，凡是碰見滿面笑哈哈的人，總疑惑這臉子底下另有一種兇像。自然啦！我這想法也是不對的。从那以後，我一個人就再也不去了。沒有法子，我

母親只有親自去找，叫我帶路。到了徐師爺公館，他女人就在門口擋着，說是師爺出去了，不在屋。大熱天，我們母子倆，連口水也沒有喝，就又趕到電報局。這一回，連門房的臉色上也現出冷淡來了。雖說管我母親還叫大嫂，可是眼色已經帶出戒備的神氣，怕我們來鬧事似的。說什麼，也攔着不讓進院子。「孩子進去也不行嗎？」「不是不行。大嫂，我說師爺不在就是不在，有什麼事到他公館裏去找好啦！別人都在班上，什麼人都不能隨便進去的，上頭有話。」問到撫卹金，就說：「咱又不是案子上的人，哪能摸頭緒。」我的母親說：「好啦！那麼我們娘兒倆就回去了，若是王大叔心裏還有你姪子呢！就給打听打听，幾時能領下來。若是心裏沒有呢！就散了。」又說：「我們娘兒倆的日子，也不比他爹活着的時候啦！那時候要喝一斤酒，不會打十四兩，不來還要請呢！如今，就是請也許請不來呢！」說話的時候，眼睛望着空氣，臉上顯着從來沒見過的一股傲然的剛強顏色，而且不听門房的辯解。你說怎麼樣？門房的臉色反倒柔和了，語氣也變了，他說：「不是不去，一去你就哭，你想，難道弟兄們看着嫂子流着淚过日子，心裏就好受嗎？你想，誰不是歡喜樂和和的……」

我們一回來，鄰居們都過來問長問短，都說徐師爺沒有人心，以前紅嘴白牙來吃炸醬麵的時候，叫人看着就不是個好貨。有的說：「到電報局門口去縫破爛好啦！看看他

們好意思不？」有的說：「天天清早到門口去堵他好啦！」可是我母親一反平日悲慘的樣子，說：「難道沒有這筆錢，俺們娘兒們就不往前過了麼？反正頭上是有天的！」一到晚上，就剩下我們娘兒倆的時候，她就說：「你知道你爹交往的是一些山貓野獸麼？」

「你知道你爹活着他們是什麼臉子麼？你知道如今你爹一死，誰都怕沾咱們麼？」你知道麼？」我就說：「知道。」「記住了麼？」「記住了。」「記一輩子麼？」「記一輩子。」

「要記住他們，記住他們說的話，記住他們的臉子。」又說：「你爹活着什麼樣？如今他們連院子都不讓咱們進去了，連向屋裏讓都不讓了！」她一說，我就嘆氣。我那工夫才十啦歲，坐在凳子上，佝僂着腰，捧着下頰，也會犯愁了。我母親常說：「你想什麼呢？你那是怎麼坐着呢？那是什麼樣呀！用你愁什麼？你娘不是還有兩個手麼？只要你向上，往好裏學，只要你娘還有這口氣，就不用你操心。」以後就把我送到萬國道德會的印刷廠裏去學手藝；她自己就在外邊攬衣裳洗。那時候，一挑子水才賣一個小銅子，可是就爲了省這兩三個小銅子的水錢，她老人家天天掙着大竹筐到南門泉子的洗衣場去，積攢了幾個錢，給我做褂子、做棉鞋。她自己還是固執的連條褲子也捨不得買，說是自己年紀過了，補巴着穿，反正不露肉就中。辛苦了大半輩子，她老人家總是不忘徐師爺他們那一夥。她常說：「神是一爐香，人是一口氣。」實在說，那一夥比起以後我遇到的，還

厚道的多。他們算什麼呢？他們還沒有騎在我頭頂上喝我的血呢？

三

我幹印刷二十六七年，從印木版，熬黑煙子，直到在官印刷局印票子、刷膠，又轉到裝訂房，受的那些罪呀，真是三天三宿也拉不完。雖說我也討了女人，連死的兩個在內生過四個孩子，可是那全靠着我娘一個人支撐着，白天洗衣裳，夜黑給振昌家糊洋火盒。我呢？只能賺夜裏加班的幾吊工資，來添補着當零用，等到她老人家一死，又拉了一筆虧空，五六年當中一直甦醒不過來，肩膀上就像壓了兩座山。白天，夜裏哪能喘一口舒坦氣！這不是話說到這裏麼？我的心裏就像五馬分屍似的，鬧的慌。所以不願意觸一觸起來就難受。

長話咱們向短裏縮，日本鬼子投降的時候，我剛從日本憲兵隊裏放出來。因為派民伏，半道上我跑掉了。關了一個月零六天，吃的苦頭，那就別提了。一出來，心裏就想，這一回，橫是該有個盼望頭吧！

作別的自然咱們不中用，還是幹本行。那時候，碰到什麼人呢？碰見在官印刷局作學徒時候的老師，叫劉璧的。提起這個人來，在場的同志，還有熟識的。這個人並不是手藝

人，叫老師，是一種稱呼。他在官印刷局是裝訂房的頭子。吃的肥臉胖耳的，天熱時候，整天拿着個大蒲扇。坐在院子裏的涼棚底下，就像一個彌勒佛。那時候，他是一個官商會办的印刷所的經理。就怎麼說吧：官僚資本的總管頭目。見了我，可近边啦！說是到我那边去吧！都是官印刷局出來的人，還會虧着你麼？反正省印刷局開多少，這裏就開多少，活兒多呢？加班工錢另開。我一想，也好。因為什麼呢？雖說我知道這個傢伙是個吸血蟲，眼睛当着人面就露出一種神氣，彷彿說：『你這麼窮呀！穿的這麼可憐呀！可是我餓你兩天就會胖了，你看我胖的，肚子不是連濟南城都能裝下去麼？』那神氣挺氣人，可是總比省印刷局那種官派好，打個借薪條子，這科轉那科，不催不轉，催吧！像似挨門挨戶討飯似的。條子批下來，若是等着這筆錢治病，那麼就得拿去買棺材了；若是等着買棺材，屍首早就爛成一把骨头了。

幹就幹吧！這樣我就到了他的印刷所。頭兩個月，工錢照發，可是有一宗，法幣三天一個行市，兩天一個大跌，拿到手，還有什麼用？好容易改成發一部分實物，一個月能領一袋子半白麵，二斤花生油，可是他就拖了。這個月，拖到下一個月，下一個月，又往下拖。十月份了，還領不到八月份的。找他吧！可不容易，三天五天的不照面。等酌量着活兒多了，趕不出來，他老爺來了。先說，印刷所怎麼困難，收不上賬來；又說，

不管怎麼樣要維持大家的生活，不能讓廠子關門。倒像他是個慈善家似的。最後就關照，好好把活兒趕出來，这回拿到款子，就開舊欠的工資。有一回我在工務課門口堵住他了。我說：『劉經理，我要支幾個錢，家裏的東西都賣的沒有什麼賣了。尿布和孩子，又沒有人要。』自然我說的話有點不中听。

『這是什麼話！』他說，『這話別人說還有情有可原，你是咱們自己人，你可不該這麼說呀！你該体谅咱們廠裏的困難。外邊的賬收不上來，你說：咱們還能倒閉了，叫大家夥喝西北風麼？我說的是不是？』又說，『這樣吧：你到會計課借吧！打個條子！』

『條子打過啦！不收。』我的臉色可不大中看。

『我領你去看看。』沒到會計課工夫，他还說了一些廠裏怎樣賠累，怎樣又借了一筆高利債還電力公司的賬，若不是借到這一筆債擋一陣子，電線早給人家割斷了……一找到會計課的吳主任，他就說：『老吳，怎麼樣？櫃上能借支幾個錢麼？張師傅等着用。』

『賬目收不上來，哪有錢呀！櫃上今天連買玉蜀黍麵子的錢還開不出哪！』

『不能給張師傅挪動幾個麼？』

『能挪動還說什麼？』

『是呀！』他回過頭來對我說，手背在手掌心裏拍着：『這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』見我

的臉色不对，又囑咐他那個幫手：「老吳，一點也湊不出來麼？」

「你不信，我拿出賬來給你看看，櫃上有，我還能扣着麼？」

「這麼办吧：明天能收進來一點麼？」

「那怎麼敢說？」

「就這樣吧：明天能收進多少，先儘着給張師傅支，因爲他不攀別人，家口多，底子空。」看見我不說話，就又囑咐他那個幫手：「滾！咱們這樣不好麼？今天下半年，不會打發人出去收收麼？」

「好哇，收上來，儘着張師傅支就是啦！」彷彿他也注意到我的氣色不好，說，「那麼晚半天你來一趟好啦！」

末後這句話，听起來，就誠懇的多，可是你若信了，就算是又上一回当。他們可不管你家裏是不是有人要餓死了，騙過一時就是一時。晚上再去吧！會計的臉色就又變了，找經理，又找不到。他們把那些該開的工資和实物抓在手裏，放拆息，搶購物資，倒把，囤積，整天拿着耳机子打听行市，我算吃透了。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月底，趕到年底下沒法推了，人就躲到澡堂子去啦！不照面了。我們就分成好幾夥去堵，我呢？就到他家裏去。他有兩個太太，大太太住一個地方，小太太住一個地方，因爲大太太当家

主事，我們就到他太太那裏去等。自然小太太那裏也有人守候着。太太住的是一座洋房。窗上有絨布窗幔子，沙發上有繡花的枕头布。一間小客廳七八人就塞滿了，我們去的晚，就得在門口的台階上蹲着。街上有人放爆竹了，家裏還有討賬的等着，你們說，我那心裏是什麼滋味吧！太太第三趟出來，說：「張師傅你還沒走呀！」我說：「枕头我都預備好啦！打算在這裏守歲啦！」她就說：「你到這屋，我和你說兩句話。」好吧！我就把預備枕头的磚頭交給別的人給我看着，跟她進去了。裏屋電灯光直閃眼，太太叫我坐在床上，給我一根煙，又遞給我一盒洋火，遞給我的工夫，还用手晃了晃，那股鎮定勁兒，她算沉住氣啦！不慌不忙的，彷彿外邊那麼些人，一點也不在她心上。兩個眼睛像隻老鷹似的，滿臉寡婦像。她說：「你們經理常提到你。說是多虧張師傅帶着頭幹。人也挺厚道，日子過的也不大寬裕。」我說：「是呀！再厚道，骨頭就要零碎了。」她又說：「本來，我給公安局打一個電話就成了。你是知道的，公安局局長是咱們印刷所裏的股東兼董事，討賬要找他去呀！再不到廠子裏去呀！怎麼跑到我這裏來了。我又不是你們廠裏的股東，又不是你們廠裏的董事。是不是？」她不讓我開口，接着說：「你是不同的，管怎麼難，不讓你難着，你們經理回來常說……桌子上這不是有三塊大洋麼？這是人家給孩子的壓歲錢，你先拿回去用吧！可是有一件，你可不能對他

們說。明白嗎？」你們看，拿着我們的工資去放拆息，欠了我們三個月的錢，給這麼一點兒，還得叫我們領份恩情，這是些什麼人？我當時想，不管怎麼樣，拿回去先還隔壁鄰右的賬要緊，家裏呢？還有三四斤玉蜀黍麵子，湊付着過了年初一再說吧！不管怎麼樣，她是一個婦道人家。嗜！誰成想，以後才知道，那天晚上態度強一點的，每人都領到三塊大洋，而且她对每個工人都有一套，特別管照不要讓別人知道。我們有一個弟兄，給她要的真可憐，当真覺得恩情独厚，頭兩天还死不承認拿过她三塊大洋。狠吃人，嘴巴總还帶着鮮淋淋的血，可是刘壁那一夥呀！喝了人血还假充爲善的。轉過年來，我就不幹了。

四

正合適，五三印刷社缺人，在濟南幹过印刷的，誰都知道：「五三」的牌子老，公營的印刷廠，地道的官僚資本，可不知道，「官冷，私賴，五三毒。」頭一個月，就不發工資，要用錢，打條子借。借又不能超过原薪，可是不超过原薪，借多了还是没有；得換條子，零碎的支。一個月的工資，總得借四五回，等到頭一個月的都支到手了，第二個月也拖到月底啦！家裏不用說，飢一頓飽一頓的过，那時候，我家裏还是靠着糊洋火盒添

油買鹽的。不用說，我們明明三天能幹出來的活兒，五天也不給他們弄地道。反正混吧！心口迷迷糊糊的，一年到頭，就不知道什麼時候青草發芽，什麼時候梧桐落葉。若說人是死的呢？還有一口氣。

那個印刷社的經理，是個「國大代表」，報館裏的編輯，成月價不來一回兒，挾着個大皮包，整天在外邊交際。他的手面可不同，淨套購外匯，搗弄黑市的黃金。社裏大小的事務，都由工務主任一個人把着，一天三頓飯，全是窩窩頭。那工務主任，外表挺體面，不像官印刷局那些人顛預，也不像劉璧那麼奸猾。走起路來，就像一個青年軍官，又英俊，又威勢。氣派可大啦！衣裳都是一塵不染的，領子是領子，褲褶是褲褶。從來沒有人見到他笑過，你說他面冷吧！可是嘴頭兒甜。對工人說話總稱師傅。有一天他打發雜差來請我。什麼事兒？請我呢？怕，也沒有用，請，就去吧！一見面他就像百貨商店擺的假人似的，手向一邊伸，那意思是讓我裏邊坐。他自己打開窗，好像他也剛剛從樓上的辦公室下來。這是他的住宿的房間，房間佈置的和旅館的雙人房一樣。他的太太沒有在屋，也許在裏屋不出來。我坐到椅子上，又讓我坐沙發，並且把電扇端到我面前，安置在矮茶几上。真是親切、体贴，回頭就叫雜差收拾桌子。他說：「今天請你吃個便飯，隨便談一談。」我一听就放心了。我在官印刷局住過兩三年，這些手法，我都